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斬鬼傳
第七回 對芳樽兩人賞明月 獻美酒五鬼鬧鍾馗

詩曰：莫笑迂莫恃才，兩般都費聖人裁。
迂儒未必扶名教，才子還能惹禍胎。
好色牆邊人不知，貪杯林下鬼偏來。

請君但看鐘南老，纔入迷途事事乖。且按下富曲率領陰兵往東邊去的話不題。單表那風流鬼生得秉性聰明，人材瀟灑，也能吟詩，也能作賦，雖不能七步成章，絕不至抓耳撓腮，且說風流倜儻，不拘小節，因此上四海有名。所以伶俐鬼離了無恥山前來投他，他一見如故，便以兄弟呼之。一日正是八月中秋，東洋大海推出一輪明月，清光十分可愛，風流鬼道：“今宵皓月依人，我們何不請糟腐鬼來與他賞月？”伶俐鬼道：“賞月雖好，奈他不賞月之人，恐他有負清光。”風流鬼道：“不然，你我二人對酌，似覺索然，請他來作個弄物取笑，有何不可？”於是便使了一個小童去請，許多一會方纔得糟腐鬼來。

那糟腐鬼作了揖，問風流鬼道：“小弟正在讀書，盛駕召小弟。侍駕而來，不知吾兄有何見諭？”風流鬼道：“小弟見月色甚佳，故邀吾兄來同玩。”糟腐鬼道：“吾兄差矣，古人囊螢映雪，尚要讀書，如此明月不讀書，豈非不可惜時光乎？且是月者陰之精也，有何可玩？如月可玩，那日也可玩了，吾兄何不攜酒一壺，對了紅日賞玩起來？孟子云：月攘一雞。即以爲盜者，尚不負時光，況吾輩功名未就之老童生乎？”一席話說得風流鬼兩耳聽了，便道：“吾兄數日不見，益發糟腐至此。人生在世，花朝月夕不可錯過。古人秉燭夜遊，正爲此耳。兄不聞唐明皇上元之夜，隨羅公遠步入月宮，親見仙娥素女舞於丹桂樹下，至今傳爲美談。我們雖不如明皇，亦不可辜負了嫦娥的美意，吾兄何其拘也。”那糟腐鬼反呵呵大笑道：“這話可爲荒唐之至而無以復加也。《中庸》云：日月星辰系焉。這個月就如水晶珠一般系在空中的，那裏有嫦娥？有甚仙女？不過文人弄筆，造此無根之談耳。所以孟子云：盡親書，則不如無書。”風流鬼道：“據兄講來，月是繫在空中的了。不知還是麻繩，還是鐵索？何處縛結？何處拉扯？請道其詳。”糟腐鬼道：“兄何不通之甚也？若上天沒有縛結處，那女媧氏煉石補天，卻從何處補起？這等看來，天上定是有人有物，怎麼縛繫不住。”風流鬼見他滿口酸腐，又欲與他辨白，伶俐鬼捏了一把，風流鬼會意思，不言語了。讓得糟腐鬼吃了幾杯悶酒，悵悵而回。不料，回至家中不多幾日，頭上生了一個大瘡，膿血並流，流成個深窟。請醫看視，醫曰：“已糟透了，不中用了。”果然從此嗚呼哀哉，此是後話表過不題。

且說風流鬼送得糟腐鬼走了，對伶俐鬼道：“好個腐物，倒把我們興致減了。”伶俐鬼道：“我說不該請他來，此人祇須束之高閣，豈可與他共其風月。”風流鬼道：“我們不然，趁此月色閑步一回，如何？”伶俐鬼道：“極好。”於是二人攜手同出門來，遊了幾道街巷，祇見一帶粉牆，半邊一座小門半掩半開，乃是一個花園，十分幽雅，裏邊悄無人聲。二人看得心癢，慢慢的挨進門去。垂楊之下，一灣清水，水上一座小橋，過的橋來，又是茶蘼架、芍藥欄、木香亭、牡丹臺。綠蔭深處，有一塊太湖石，二人坐在石畔，對著月色，看那花枝弄影，樓閣垂陰，正在清爽之際，祇聽得“呀”的一聲，二人抬頭看時，重牆裏一座高樓，樓上窗欄開處，現出一個女子。常言道：月下看美人愈覺嬌媚，那女子似有欲言難言、欲悲不悲之狀。這風流鬼看見，早已一片癡心，飛上樓去了。伶俐鬼道：“觀此女子情態，絕非端正者。吾兄素有天才，何不朗吟一首打動他？”風流鬼真個高吟道：

風微靜月靜，石畔遙觀思不窮。
想是嫦娥憐寂寞，等閑偷出廣寒宮。

那女子聽得有人吟詩，低頭一看，見風流鬼儀容瀟灑，舉止飄逸，十分可愛。心下就有于飛之願了。祇因礙著伶俐鬼在旁，不好酬和他的詩句，祇得微笑一聲，將窗子掩住了。風流鬼已魂飛魄蕩，恨不得身生兩翼，飛在那女子身旁作一塊兒。伶俐鬼道：“咱們回去罷，倘有人來，不當穩便。”風流鬼無奈，祇得緩步而回。那一晚捶床搗枕，翻來覆去，如何睡得著，於是又作詩一首道：

寂寂庭陰落，樓臺隔院斜。
夜涼風破夢，雲靜月移花。
魂繞巫山遠，情隨刻漏賒。
那堪孤雁唳，無奈到窗紗。

次日起來，發寒潮熱，害起木邊目、田下之心了。伶俐鬼道：“吾兄何以若此？想是昨夜冒風了，如不然服些藥，表表汗。”風流鬼嘆口氣：“我的病非藥可治。若要好時，除非昨夜那美人充了太醫……”伶俐鬼笑道：“這等說來，吾兄竟害上相思了！”風流鬼道：“那等一個美人，相思焉能不害？”伶俐鬼道：“吾兄此病，祇怕空害了，既不知他姓名，又不知他行徑，兄雖如此慕他，這段深情怎麼令他知道？”風流鬼道：“我也知道無益，但此心戀戀，終不能釋。如果姻緣無分，老兄索我於枯魚之肆矣。”說罷，哽哽欲哭。伶俐鬼暗想道：“這件事我若不與他周全，若真個相思了，豈不辜負他愛我之意。”於是想了一會，說道：“兄何不寫一封書，備陳委曲，弟去送與那美人，或者他憐你，嫁你也未可知的。”風流鬼道：“人說你伶俐，如何這等冒失？我們與他非親非友，這書怎麼送？豈不惹禍招災？”伶俐鬼道：“我自有法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既不教他知道我們姓名，又顯是我們送書。祇要美人得了書，或有意，或無意，自然明白了，何至於惹禍加災？且是昨夜我看他那光景，亦是有愛你的意思，此去必有好音，你祇管放心寫起書來就是。”那風流鬼大喜，道：“老弟果然伶俐，所謂名不負其實也。”於是欣然提起筆來，展開花箋，磨起濃墨，寫道：

“昨夜園林步月，原因瀟灑襟懷，敢曰廣寒宮裏遽睹嫦娥面乎？不意美人憐我，既垂青眼，復蒙一笑，何德何能，愛我至此？天耶，人耶？亦姻緣之素定耶？自蒙盼以來，量減杯中，魂消臉上，恨填心下，愁鎖眉端。無心於釋史耕經，有意於吟風弄月。雲氣重重，盡化成胸中郁結，風聲颯颯，都變作口內長吁。然昨夜之憐我者，皆今日之害我者也。吁嗟乎，天臺花好，阮郎無計可拔。巫峽雲深，宋玉有情空賦。神之耗矣，傷如之何？伏祈垂念微軀，急救薄命。西廂月下，少分妙趣於張郎。銀漢橋邊，熟睹芳姿於織女。專望回音，慰我渴念！不宣。外並前詩奉上，此希玉音。”

風流鬼就書與詩寫就，付與伶俐鬼。伶俐鬼買了許多翠花，扮成貨郎，依著舊路，走到花園門首。搖著喚嬌娘，東蹴至西，西蹴至東，蹴來蹴去的。蹴的美人上樓來了，使梅香叫進園中，要買翠花。伶俐鬼不勝之喜。梅香道：“有好大翠花，拿一對來俺小姐要買。”伶俐鬼道：“有有有。”便將那書包了一對翠花，遞與梅香。梅香拿上樓來，那小姐展開包兒，見是一幅有字花箋，細看時卻是一封情書，後隨那首絕句，情知是昨夜那人了。這女子本來有意，又見此書寫的字字合情，言言滴淚，如何不動心？於是向梅香道：“我忽然口渴得緊，你且烹茶去。”將梅香仗偃去了。這樓上文房四寶俱全，擺設便宜，遂忙取一幅花箋，寫成回書，又依韻和詩一首在後面。

剛剛寫完，梅香捧茶來了，那女子忙將原書藏起，將回書包了翠花，使梅香送與貨郎道：“花樣不好，再有好的拿來。”伶俐鬼接住一看，掉了包來，知是回書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“花樣原也不好，待有了好的，祇管與小姐送來便是。”於是背了花箱，欣然而回。進了門便高叫道：“吾兄恭喜了！”風流鬼正在愁悶之間，聽說恭喜二字，精神長了一半，忙問道：“想是有些意思？”伶俐鬼道：“有有有。”笑著將回書取出來，道：“這不是恭喜是甚麼？”二人展開細看，上寫著：

“寂寂守香閣，一任春色年年，久不著看花眼矣。不意天臺之戶未扃，使我劉郎直入。樓頭一盼，遽認夙世姻緣。承諭云云，知君之念妾深也。明月有意而入窗，誰其隔之也；白雲無心而出岫，風則引之矣。即蒙婚姻之愛，願定山海之盟。家君酷愛才華，郎君善尋機會，果然繡戶相通綺戶，自爾書樓可接妝樓，幸勿謂鄰家門戶重重閉，春色緣何人得來也。謹覆。

外依原韻奉和，並求斧正：
閨情濃欲本來空，偶會園林計轉窮。
但願上天收薄霧，嫦娥方出廣寒宮。

二人看了書中之言，無非是要乃翁心願，風流鬼移寓園中，就好相會的意思。風流鬼道：“知他乃翁姓甚名誰，如何得他歡喜？”伶俐鬼道：“這有何難。那座花園平素我們不曉得是誰家的，如今祇去左右一問便知，園主自是他乃翁無疑。他書中說酷愛才華，自然不是糟腐鬼那樣閉門不出的死貨，定是個閒柳尋花、遊山玩景的高人。我們打聽的他到何處遊賞，便好親迎他，憑吾兄這般才華，愁他不愛？”風流鬼道：“全伏老弟周全，愚兄不敢忘德。”伶俐鬼去不多時，回覆道：“訪著了。這花園原來就是鄉紳尹進家的，那美人就是他的女兒。但不知他何日出門，何處去遊賞，得我時常打探，有信便來告兄。”不想事偏湊巧，剛剛隔的一天，伶俐鬼來報信，道：“那尹鄉紳今日要到城外東園賞菊，那東園在個僻靜處所在，地方雖狼狽，菊花卻開得茂盛。兄速裝帶了筆硯書箱，小弟扮作書童，到那裏假作讀書等他。”於是二人先到東園來了。果然那日尹進傍午時候騎著一頭黑驢，跟著一個小童，挑著一個手盒，攜著一瓶美酒，走入園來。見風流鬼在那裏拿著一本書讀，人物生的風流俊爽，那尹進已是有些歡喜，遂舉手道：“老兄在此讀書麼？此處雖有菊花，地方其實狼狽。”風流鬼道：“聊以避俗而已。”那尹進揀了一塊潔淨的地方坐下，一雙眼祇顧看風流鬼。伶俐鬼拿出一柄扇來，向風流鬼道：“求相公與小人畫畫。”風流鬼道：“你要畫甚麼？”伶俐鬼道：“就畫菊花罷。”風流鬼展開扇子，幾筆畫成，遞與伶俐鬼。尹進道：“借來一觀。”伶俐鬼連忙奉與，尹進接在手中，見畫得老干扶疏，不比尋常匠作，滿心歡喜，道：“王維不能及也。”伶俐鬼又拿過來，向風流鬼道：“相公既已畫了，再題上一首詩纔好。”風流鬼恃著才華，不慌不忙，將扇子那面寫起。尹進見他運筆飛舞，又不假思索，便走過來接看，高聲念道：

群芳落後燦奇葩，瀟灑疑同處士家。
自畫自題還自賞，時時青眼對黃花。

喜得尹進極口稱贊，道：“王摩詰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，古今稱雄，可謂當世又有此人也。”於是問了姓名，便邀在一處賞菊。飲酒中間，尹進道：“老夫有一小園，頗覺清雅，足下不棄，早晚移來那邊讀書，老夫也得朝夕領教。”風流鬼連忙打恭道：“謬蒙老先生見愛，但恐攪擾不便。”尹進道：“說那裏話，我們就是文墨相知了，何消見外。”風流鬼謝了坐下，尹進又問些古今事跡，見風流鬼對答如流，喜不自勝。

須臾，夕陽在山，各自散歸本家。尹進又叮囑移來之話，先騎驢子去了，然後風流鬼與伶俐鬼歡喜而回。次日早起，打扮的靴帽光鮮，寫了一個晚生帖子，竟到園中來。尹進接著大喜，於是待茶。茶罷，就安在三間亭子上，做了書房，這風流鬼何嘗有心念書，每日祇在牆邊走來走去。一日走到太湖石畔，拾起一條汗巾，抖開看時，上面寫著絕句一首：

自從消瘦小蠻腰，盼得人來慰寂寥。
今夜月明堪一會，莫教秋水漲藍橋。”

風流鬼就如拾得了活寶一般，連忙藏在袖中，眼巴巴盼到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看看到了黃昏時候，宿鳥驚飛，花枝弄影，柳蔭深處那女子冉冉而來。風流鬼遠遠望見，喜不自勝，正欲上前相迎，誰想好事多磨，忽有一皂隸闖入園來，道：“相公果然在此，老爺有急緊話要講，立等請去。”那女子見有人來，閃入角門內去了。風流鬼對皂隸道：“我身上有些不快，明日早去罷。”皂隸道：“使不得，老爺吩咐定要請去相公，我不敢空回。”風流鬼無可奈何，祇得隨著皂隸來見縣尹，道：“老爺喚童生有何教諭？”縣尹道：“有一位鍾大人，見了你的詩稿，心中喜悅，今日要與你相會相會，可隨我到花園中來。”風流鬼到了園中，拜過鍾道，縣尹命他側坐了，鍾道見他舉止飄逸，卻也喜歡，祇因他那鬼名載在簿子上，未免喜中有些不足，倒也還沒有斬他的心事。縣尹立起身來，對風流鬼道：“你陪鍾大人坐，我有件公事去辦，辦畢就來。”說畢辭去。鍾道與風流鬼談論些詩文，風流鬼雖心不在焉，也祇得勉強對答。鍾道又言及他的詩稿，道：“足下才情雖好，祇是微帶些輕薄氣象，猶非詩人忠厚和平之旨。如今欲求面賜一章，不知肯不吝金玉否？”風流鬼道：“老大人吩咐，敢不應命。但不知如何以為題？”鍾道想了想，道：“就以俺這部鬚鬚為題罷。”那風流鬼滿肚牢騷，便就借此發泄，當下口吟一律道：

君須何以這般奇，不像胡羊卻像誰？
雨過當胸拋玉露，風來滿面舞花枝。
要分高下權尊髮，若論濃多豈讓眉。
拳到腮邊通不怕，戲他遮定兩傍皮。

鍾道聽了大怒，道：“小小畜生，焉敢出言譏俺？”提起劍來就要誅他，那風流鬼冉冉而退。鍾道隨後趕來，趕至牡丹花下，忽然不見。鍾道左右追尋，並無蹤跡，驚訝道：“難道說鑽入地中去了？若然則真鬼也。”於是命人來掘，果然掘出一副棺木來，棺上寫著“未央生之柩”五字。鍾道道：“怪道他舉止輕狂，原來是此所化。”這裏嘆息不題，縣尹聞之亦駭為異事。

且說伶俐鬼聽得風流鬼死於縣衙，大哭一場，說道：“我向日見楞睜大王無能，涎臉鬼不濟，故來投他，以為托身得所。不料他又被鍾道逼死，我當替他報仇纔是。”於是做起那延攬英雄的事業來。一二日內就招致四個鬼來，一個叫做輕薄鬼，生當體態輕狂，言語不實，最好撻販賣俏，一個叫做撩橋鬼，極能沿牆上壁，上樹爬山，就如猿猴一般；一個叫做澆虛鬼，一個叫做滴料鬼，也都是撩蜂踢蝎、吹起捏塌之輩。連自己共湊成五個鬼。伶俐鬼問他四個，道：“你們知道招搖鬼與丟謊鬼死的緣故麼？”四個道：“祇因他兩個招搖丟謊，所以被鍾道斬了。”伶俐鬼搖頭道：“不然，不然。皆因他們尊號上有個鬼字，所以鍾道纔來斬他。這鍾道是專一尋著斬鬼哩。我們不幸也都有個鬼號，豈不也都都在斬伐之列麼？”澆虛鬼大驚道：“我們何不逃之夭夭？”伶俐鬼道：“不可，我們若是這等聞風而逃，豈不是惹人笑話？我打聽得那司馬、將軍都不在他身旁，縣尹今日又與那尹鄉紳家弔喪去了。弔喪畢還要到城門去，有甚麼查驗的事體，一二更方可回來。鍾道獨自一人悶坐，我們打扮成縣中衙役，去鬼混他一場。”撩橋鬼道：“尹鄉紳家有甚喪事，縣尹去弔？”伶俐鬼道：“你不知道，祇因敵友風流鬼與他小姐有約，那小姐聽的敵友死於縣衙，他也就抑郁而死，所以縣尹去弔。”澆虛鬼道：“那鍾道，我們與其鬼混他，不如將他殺了，豈不是永絕後患？”伶俐鬼道：“這個使不得。我們殺了他，他那司馬、將軍回來，怎肯與咱們乾休？我們祇可用酒灌醉他，偷劍的偷劍，脫靴的脫靴，弄的他精腳不能走路，空手不能殺鬼，豈不妙哉。”於是買了一壇美酒，他五個就扮作衙役，竟到園中來。

鍾道正在松樹下悶坐，見他們進來，問道：“你們何幹？”伶俐鬼道：“小的們見老爺悶坐，沽得一杯美酒與老爺解悶。”鍾道道：“這等生受你們了。”於是將酒用荷葉大杯奉上，唱的唱，舞的舞，笑的笑，跳的跳，把個鍾道勸得酩酊大醉。伶俐鬼道：“老爺酒大了，將靴脫了涼涼腳，如何？”鍾道伸出腳來，澆虛鬼與伶俐鬼一人一隻脫去了。得料鬼偷了寶劍，輕薄鬼偷了笏板，撩橋鬼上樹去，手扳著樹枝伸下腳來，將紗帽勾去。弄的鍾老爺脫巾露頂，赤腳袒懷，甚是不成模樣，所以至今傳下個五鬼鬧鍾道的故事。

澆虛鬼與伶俐鬼一人拿了一隻靴往出正走，卻見富曲領兵回來。澆虛鬼看見，唬的屁滾尿流，就要逃走。畢竟是伶俐鬼有些見識，道：“莫慌莫忙，跟我來。”於是故意迎著富曲走，富曲認的是鍾道的歪頭皂靴，大喝道：“這是鍾老爺的靴，你們拿得往那裏去？”伶俐鬼不慌不忙說道：“蒙鍾老爺誅了招搖鬼，與地方除害，百姓們頂感不過，如今與鍾老爺建起祠堂。恐鍾老爺早晚要行，著小的們脫靴去供奉，以留遺愛。”富曲聽了，想道：“言雖有據，事屬可疑。”道：“你們且不要走，隨我到園中來見過鍾老爺，然後再去。”澆虛鬼聞言大驚失色，伶俐鬼正欲支吾，澆虛鬼已是慌忙逃走。富曲大怒，命陰兵一齊拿了，索進園來。祇見得料鬼拿著寶劍，左右舞弄。富曲大喝一聲，那料得鬼丟了就跑，富曲趕上，一刀斬了。那輕薄鬼舉著笏板，祇管叩頭乞命。富曲手起刀落，也就揮為兩段。乃至走到鍾道面前，卻是酩酊大醉，跌足蓬頭，不醒人事。富曲大怒，將澆虛鬼剝為兩截，伶俐鬼摘出心肝，

方纔與鍾馗穿上靴，扣上帶，祇不見軟翅紗帽。正在四下搜索之際，卻好咸淵也來了。問其所以，富曲說了備細，祇是不見紗帽。咸淵周圍一看，道：“要尋紗帽，多是在松樹上邊。”撩橋鬼正在葉密所在藏著，一聽此言，便就打顫起來，將樹枝搖得亂響，富曲抬頭看見撩橋鬼戴紗帽在樹上發顫哩。富曲手挽雕弓，一箭射將下來，取紗帽與鍾馗戴上，那撩橋鬼已是射死了。此時鍾馗方纔酒醒，二神將適間光景說了，鍾馗未免赧顏。這正是：

後花園中五鬼戲弄科頭漢，長松樹下二神整理赤腳人。

要知咸富二人訴說東西兩邊如何斬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